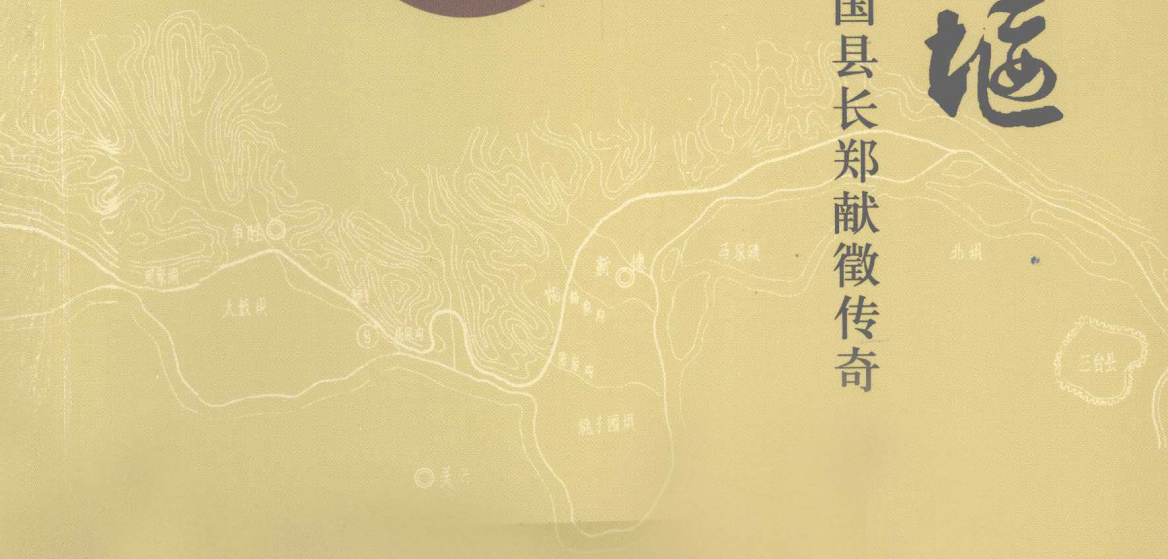


「法」郑碧贤 著



郑泽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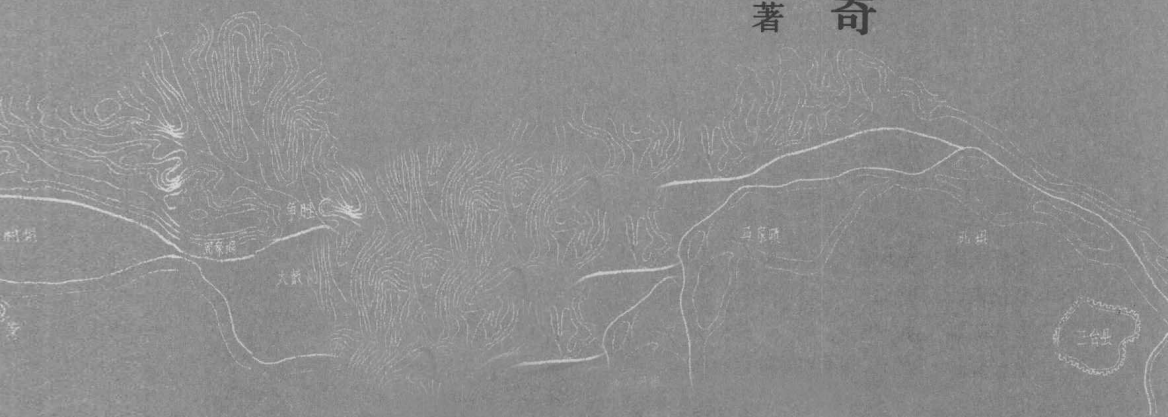
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



郑泽堰

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

〔法〕郑碧贤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法) 郑碧贤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
ISBN 978-7-108-04180-7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郑献徵(1900~1969)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036号

责任编辑 罗少强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27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9.00元

一本古老的日记，可以唤起人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

一本古老的日记，无意间成就了一条古堰的新生，了却了一方百姓七十年的企盼，也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这也许是天意。

传奇，因偶获父亲的一本日记而展现，那段经年的故事得以见证一个时代。

传奇，既是对生命的叩问，也是寻找生存的价值。

那一件件往事，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记述，那一句句赤诚的行事准则，映入眼帘，渗入心底。

目 录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王 康	1
第一章 百年日记		8
第二章 初识郑泽堰		14
第三章 成都记忆		21
第四章 “七六”之后		34
第五章 四海为家		40
第六章 雾都重庆		44
第七章 后方要塞		68
第八章 东大入川		135
第九章 蒋介石以川为乡		166
第十章 自贡市，一座很特殊的城		195

第十一章 崩溃的催化剂 251

第十二章 再访郑泽堰 268

第十三章 古堰交响曲 283

第十四章 故乡是神圣的 319

第十五章 永恒的丰碑 362

后 记 372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王 康

正像黑海的寒涛汹涌澎湃，奔进马尔马拉海，直冲达达尼尔海峡，永远不会后退一样，我的风驰电掣的带血的思绪，在复仇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以前，也绝不会踟蹰回顾，化为绕指的柔情。

[英]威廉·莎士比亚：《奥赛罗》

莎士比亚 1604 年完成《奥赛罗》时，恐怕不曾料到他这让无数欧洲男女一掬热泪的五幕悲剧，会在三百七十九年后的 1983 年，被改编成中国京剧在北京公演。改编者是跟苔丝德蒙娜一样年轻的女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郑碧贤，她因为公开表达对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女人江青的厌恶而被押往渤海湾，在那里承受酷寒、苦役和羞辱——她也在那里暗中策动最大胆的艺术构思。

跟巴金、胡风等旧式文人不约而同地躲进马恩列斯和鲁迅以求多少躲避可怕的暴虐不同，身为阶下囚的年轻女大学生竟然利用“文革”梦魇般的罅隙，如同利用穿过牢狱高墙铁窗的阳光一样，寄情莎士比亚。这一构思堪称中国 1949 年后最惊世骇俗的个人艺术行为。

1983 年，京剧《奥赛罗》堂而皇之搬上北京舞台，轰动中外戏剧界。郑碧贤却因《奥赛罗》再次锒铛入狱，罪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闻如噩耗却永远

不明就里的“里通外国”。莎翁阅尽人性世道，恐怕也难以理喻东方这则与他有关的小小悲剧。尽管江青的八个样板已被弃若敝屣，尽管有曹禺等大师级人物言辞撑持，始作俑者还是在劫难逃。

之后，郑碧贤带着伤痛远赴欧陆，另辟人生之路。以戏剧艺术的神圣理由移居自由浪漫的法兰西。不知登上埃菲尔铁塔时，这位在历史与传奇的风雨波涛中注定要“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东方亚马逊，是以怎样的心绪眺望自己的未来。

1992年，郑碧贤远赴英国莎翁故乡伯明翰大学，播放京剧《奥赛罗》录像，全体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2005年，《〈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出版，三位中、法翻译家耗时二十七年将《红楼梦》译为三千四百页法文巨卷的心血历程，被郑碧贤转述给中、法读书界。

毫无疑问，在1949年后的中国天性中，郑碧贤属逆经叛道一类。孤女般的她从小不做看客，不认命，“心中有一颗北斗星”，直到五十开外，才从兄长奇迹般保存的一本亡父日记中，发现自己是一名英雄父亲的女儿。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从京剧《奥赛罗》到《〈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从北京到巴黎，郑碧贤半生活在异国他乡和梦幻世界。父亲的偶然出现，才真正改变了她人生。郑家小妹蓦然发现，父亲的世界原来如此奇特，那是与郑碧贤备受折磨、伤心失望而必欲“乘桴浮于海”的国家迥然不同的社会。

中国近年悄然出现一股“民国·抗战”热。作家野夫从台北回来，发现这座城市四处都有动人景致，温文尔雅、自然率性和从容自任构成每个市民

的常态。大陆几代人或暴戾、虚骄，或惊恐、卑怯的反常姿态在这里完全绝迹，令人侧目皱眉的浮华喧嚣被一条海峡隔断，台湾原来是“民国屡屡”，一路走来，不曾中断。画家陈丹青突然发表《民国范儿》，更让人歛歛不已：原来中国曾有那般颜色，斑驳陆离而可诗可画。就连中共人士的言语文字都有棱有角并且不失风雅。但郑碧贤的父亲、抗战时期四川三台县县长郑献徵却是中华民国的典型人物。

国民政府可称为“小政府”或“弱政府”，权力不下县，县长就是最小芝麻官。郑县长治县，不外兴修水利，建学校，征兵征粮，抚恤孤寡……最大的两件事，是修筑一条长达四十六点五公里的水渠“郑泽堰”以及接纳东北大学。

为此郑县长惊扰了若干民国政要名流：蒋介石、张澜、张群、陈立夫、刘湘、王陵基、王瓚绪、邓锡侯、张道藩、黄炎培、何北衡、卢作孚、刘航琛等人，又延聘留美博士曹瑞芝、黄万里，留日医学博士丁玉隼，留法建筑师刁泰乾以及英国和丹麦女传教士麦迪森和梯佩蒂。没有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因为事由光明正大。

两件事情都不可思议地顺遂通畅，一名文弱书生式的年轻县长，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令后人长久感念的德政，其实正在情理之中。抗战中国，有“新生活运动”，有“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国难当头、相濡以沫的时代精神。每个人必须表现出最优秀最高尚的品德，整个民族才可能免于奴隶牛马之奴役而走向独立自由。

并非不重要，即使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仍然没有对国民生活严加管束，而把广阔的社会空间和个人自由留给了各级政府、社会贤达、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没有这种

上行下效的开明兼容，郑献徵治理三台县不可能获致那般不同寻常的成就。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无数中国人都有一套修身养性的自我约法。从蒋介石开始，坚持写日记，晨祷（基督徒），每日三省吾身，所谨守所遵循者，大都孔孟成人希贤慕圣之道。其人生操守、价值观和理想没有被权力、金钱和名位污染。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没有发生伤天害理的事件，仁人志士大批涌现，可歌可泣者遍布中华。不如此，中国就只是沙聚之邦，绝无可能战胜强虏，创下中国有史以来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胜利和精神创新。

绝非没有分歧和痛苦。东方官场难以痊愈的权争腐败痼疾，人生在世各种失意缺憾，也使郑县长常生孤独无助之叹。但他自有自我安顿自我疗救自我慰勉的道德天地：不怨天不尤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那是一个真正撼天动地涤荡人心的大时代。当郑碧贤回到巴黎，复印放大，一页页一篇篇一字字读亡父日记时，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痛悉其父王魂灵的悲愤叙述后所发的誓言，也许会闪现在这名饱经风霜的女子的脑海里：

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版上，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一切陈词滥调、一切过去的印象、我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头脑的书卷里，不掺杂一些下贱的废料。是的，上天为我作证！

正是这样一种烛照幽明款通人鬼的“触媒”，一本穿越七十年风雨人间的日记，再次改变了“已经不是小女人”的郑碧贤，命令她沿北京—巴黎—北

京—西宁—美国—北京—湖南—成都—三台……上下奔波，唇焦口燥，陈情，光火，央求，如此循环往复，像儿童时代以其天真打动了文化部部长茅盾一样，又以其不变的天真感动了水利部部长陈雷，于是有重修郑泽堰的壮举……

爱因斯坦的女秘书杜卡斯在前者去世二十年后，一直到她本人去世前几天，每天都在履行自己作为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的承诺。她一直与全球无数的人保持通信联系，不断地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发现新的爱因斯坦的文件。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某份未注明日期的信件是什么时候写的，写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写，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记住所有爱因斯坦认识的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出生日期、头衔、工作和家庭关系。杜卡斯的最大贡献是，决绝地抵御了出于各种目的要把爱因斯坦遗产“五马分尸”的企图，在自己八十二岁临终前成功地把爱因斯坦浩若烟海的手稿、资料、信息和每一片文字送达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图书馆。

这绝不是孤例。弗兰茨·梅林 1918 年 3 月完成《马克思传》时，特地在序文中对马克思小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名女性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致意，感谢她们允许他的小船“打着她们的旗帜驶出公海”。梅林以不胜感慨的文字作结他的序言：在那么多社会主义的英勇而坚决的先进战士们被大风暴像秋风扫落叶似的扫掉的年代里，这几位妇女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安慰。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女性对亲情、事实真相、天才和真理拥有远比男性更纯粹更专注更富牺牲精神的天赋。在中国的特定时代，冲破谎言和暴力舍生取义的豪杰中，女性占压倒优势：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王佩英……

二十二年以来，对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和人性尊严更执著更不夹杂个人名利的中国女性，以其感人至深的谦卑、敬畏、感恩、信仰、希望和爱，以其孱弱微末的身躯抵制着山呼海啸般的物化和兽性浊浪。我们时代，为历史作证，为父辈招魂的作家，女性也站在前列：齐邦媛、章诒和、龙应台、艾晓明、熊景明……

欧美俄国男人其雄性生物特征显然比中国男人更为突出，体格更高大，生性更勇猛、进取、冒险……因为希腊艺术、哲学，因为一部《圣经》，一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为莎士比亚们，爱因斯坦们，他们竟然葆有了浪漫的骑士精神和温柔的贵族风范。女性在他们心里上升为女神，圣洁美丽，其地位之神圣仅次于上帝，胜过世间万物，包括生命甚至自由。

东方国家自古是绝对男权社会，没有不朽的爱情悲剧，没有对母爱的神圣崇拜。几千年只懂文韬武略，征战杀伐，尔虞我诈，利欲熏心……不一而足，至今还陷溺于“崛起”“胜出”式丛林法则。

“文革”时期，公开标榜暴力、仇恨、歧视、残忍。后来又全力推行发展、成功、科学、生产力、核心价值，战略利益，都不免带着男权社会的强权意志和功利主义。女性世界的温存、抚慰、同情、仁慈、悲悯、善良、羞涩、怜爱、天真、纯洁……几乎无处藏身。中国是男性原则及其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言逻辑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度。然而男性世界的博大、深沉、英勇、宽厚、慷慨、豪迈、独立、幽默、绅士风度、君子之道，尤其是保护尊重赞美崇拜女性的自然天赋和文明美德却几乎丧失殆尽。

2006年春夏之交，郑碧贤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悄悄拿出她父亲的日记，

在座的几位男人立即发生兴趣，“猎奇”心理跃然脸上，却不曾体察到日记保管人刻骨铭心的感情。五年下来，我们完成了将近一千公尺巨构《浩气长流》，郑碧贤也继承父志，重修了郑泽堰，并完成了这本椎心沥血之作。碧贤以一己之力复活了一段往事，让我们一窥中国士人曾经的风仪神情，其意义又不在一家一姓。

我热切地推荐此书，深信它会给时人展示一种永远老旧也永远簇新的中国性格，一个保留在老一代国人记忆深处、尘封在郑县长日记里的堂堂正正的中国性格。我向那些热衷于秦皇汉武王朝宫闱秘史的电视剧制作者和投资人建言，勿需远求，民国时代、尤其抗战中国那些人物事件，才是你们名利双收并无愧于中国人良知的题材。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立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绝誓；故述往事，思来者，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以达王道之大者。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谨以此零散文字祭献于郑献徵先生灵前，亦愿郑碧贤女士长路畅行。“古今中外的天地，无不如此循环着，创造着，推动着”，心怀如此高旷超迈境界的人，是应该受到祝福的。

2012年1月10日 重庆

第一章 百年日记

万事都有天意。

2006年10月24日，一本让我渴求了几十年的父亲日记，突然出现，那是十天前大嫂从美国带回来的。这本日记，五十多年绕了大半个地球，如今又回到自己的故乡，见证了历史，折射出我国几十年的变迁。我要追寻那个时代的梦，不管它是美好、辉煌、壮烈、悲怆，还是带着血腥，它都是历史的真实。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这本日记何尝不是？

日记，把我从万里之外的法国巴黎召唤回来；这是父亲吹响的集结号，不容置疑的号令在我前面铺开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为父亲七十年前用心血浇灌的古堰再披新装，这也许就是天意。

我和大嫂有好久没见了，如今她已满头银霜年近八十。虽然看起来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外表装束也不失她自己的风格，但内心的伤痛别人是无法代替她承受的。大哥因长年生病，大嫂早有思想准备，这次的走并不突然，情绪显得比较平静，她和大哥恋爱十年，1949年结婚，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几十年的风雨同舟又怎能忘？老了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北京虽然不是她的

老家，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曾生活过几十年，一些陈年的回忆能给她些许充实和安慰。

大嫂叫周泰瑛，比我年长许多，我们是同乡，周郑两家又是世交，她的哥哥还是父亲的学生，是亲上加亲。说起父亲这本日记，那些被时间淡化的往事又涌上她的心头。

大嫂说，1950年在成都，她和我大哥到奎星楼街父亲的寓所去，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唯独在客厅犄角那个由父亲自行设计，有许多小抽屉的柜子歪倒在那里。据说是我继母乐山家的农民来抄过家，农民们大概觉得这个小柜不值钱便放它一马。小柜，是父亲最钟爱的物件之一，小孩是不允许去随便翻看的。大哥也一直无缘零距离接触，欣喜之下，立即把这个劫后余生的小柜搬回家。

众小抽屉中间，有个较大的方抽屉被暗锁锁住，哥哥在四川大学学机械，手巧，他用块小铁片毫不费力地制作出一把万能钥匙，轻而易举打开。抽屉里放着许多照片，有父亲与许多友人、政要的合影，有父亲、母亲和孩子们的合影，还有一本日记本，日记本不大却很厚，里面写得密密麻麻……大哥如获至宝，既兴奋又害怕。他清楚地知道，父亲这本日记，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一旦被发现，就是“私藏变天账”。但又绝对不能扔。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物品，也许有朝一日它能为我们揭开一些谜团。

哥哥自幼多病，身体虚弱，他根本经不住关、押、打。他是用他的生命作赌注决意把这本日记保存下来。这个秘密只有大嫂是知情者。每次搬家他们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藏好它。藏匿的五十多年中，大哥千辛万苦保存它，实际上他根本没看过，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开始想看不敢拿

出来看，移居美国后，日记真正安全了、自由了，但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读、去研究。手术后不能进食，他靠输营养液维持了十年的生命，十年不食，打破了美国靠输营养液存活七年的最高纪录，医生为他竖起拇指。大哥离世之后，大嫂回国定居，把父亲的日记带回来亲手交给我三哥，这是大哥的心愿，希望弟妹们传承。

大嫂说，当年小抽屉里的那些照片，早在 50 年代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就在一根根火柴棍儿微弱的火光中慢慢化成灰烬，最后还剩下父亲、母亲和孩子们合影的十张照片。实在舍不得再烧了，便决定交给在青海工作的姐姐拿到西宁藏起来。西宁，那里毕竟是边陲之地，山高皇帝远，没有北京查得这么紧。

2000 年姐姐在青海去世，如今大嫂再度回到北京，她们没能见上一面。这十张照片是姐姐的女儿宁宁从青海亲自送到北京交还给大舅妈。姐姐没有生育过，宁宁是姐姐单位里一个司机的孩子，司机家人口多养不起，姐姐就收养了这个女儿。

宁宁对我们说：当时红卫兵为让妈妈交出这些反动黑材料，差点把她打死，但妈妈什么都没说，她咬牙挺过来了。而这个揭发妈妈的人正是妈妈的丈夫。从那以后妈妈没和爸爸说过一句话。“四人帮”倒台十年后，妈妈看到局势稳定了，才让我帮她从厨房地底下挖出藏照片的那个陶罐，罐里面的照片完好，妈妈哭了，哭得好伤心。

宁宁说：我是第一次看到外公，感到外公眼睛里透出一股正气，好帅！

大嫂说，“文革”中有一次父亲接到姐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她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庭她不会被发配到青海，她也不会每次运动都挨整……

父亲无言。父亲最担心的是姐姐，怕她承受不了。他没想到恰恰是这个有一肚子怨言的女儿，以生命勇敢地保存了这些照片、保存了记忆。

几张百姓家的照片，几张纸质的软弱得谁都可以销毁的照片，它对国家政治、存亡、发展有影响吗？有阻挡力、破坏力吗？照片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是百姓心中沉淀的爱的记忆，为什么要承受斩尽杀绝的灾难？这些反人性的暴力，使百姓对国家政权丧失了信任。这种遗恨要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要几代人才能修复。

我从北京赶到湖南，从三哥手上接过这本载着父亲一生记忆的日记，心底陡然涌起一股热流，好像面对的不是一本日记而是父亲。眼里噙满泪水，擦不干，抹不尽，不知是喜极而流，还是为父亲坎坷的一生。三哥拍拍我的肩膀说：想哭就哭吧！……我从小就不爱哭，因为不知道该对谁哭。“文革”中被红卫兵抽打得浑身是血，我没流一滴泪。这次竟号啕恸哭，在父亲面前，我毫无羞愧地把憋了几十年的泪水一齐倾泻出来。

我是么女，襁褓中丧母，父亲是我最亲的亲人，我还没真正享受到父爱，他就突然从我身边消失了，我成了个不是孤儿的孤儿。没有享受过承欢父母膝下的幸福，却被“伪官吏”家庭出身的阴影笼罩了好多年，像炒栗子一样被一波波政治运动翻过来、炒过去。50年代无家可归，60年代“文革”中被打、被关，80年代辉煌闪耀中伴着困苦，90年代在欧洲拼搏，既有幸运，又有更多的磨难。伤痛伴随我在求生存和追求理想的荆棘丛中长大成人。

也许是因为自幼缺少父母的抚爱，性格上少了些温柔和依赖，但却多了份独立、执著、自信以及磨难中以智慧求发展的勇气，没有依托，没有借力。路，